

文化中國之旅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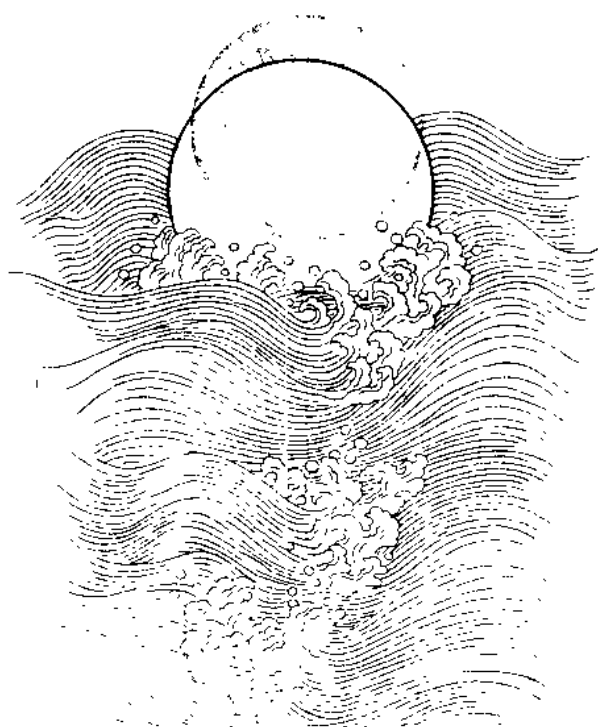
第七冊
歷史人物之旅

K27
34
7

文化中國之旅全集

第七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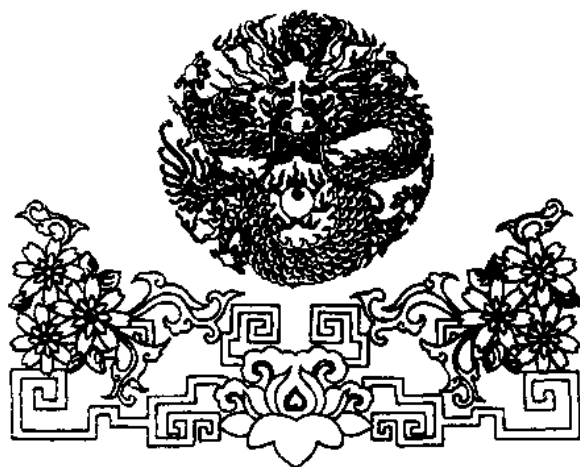
歷史人物之旅



華嚴出版社印行

11-656

62515



編著者：文化中國之旅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 編：蔡 君 謨
出版者：華 嚴 出 版 社
發行人：鄭 淑 心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 103 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307號

中華民國78年2月1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目

錄



181	177	176	90	79	74	45	43	37	1
第三一六章	第三一五章	第三一四章	附 唐鑑真和尚東征畫傳	第三一三章	第三一二章	第三一一章	第三一〇章	第三〇九章	第三〇七章
後唐始末	後梁始末	五代十國略說	唐鑑真和尚東征畫傳	唐朝和四方諸國的往來情況	唐朝都城——長安	佛教與道教	農業、手工業與商業	大唐帝國的瓦解	中晚唐時期的內外形勢
264	251	249	246	238	232	204	199	196	190
第三二六章	第三二五章	第三二四章	第三二三章	第三二二章	第三二一章	第三二〇章	第三一九章	第三一八章	第三一七章
杯酒釋兵權	統一的戰爭	掃蕩後周將領的反抗	陳橋兵變	胤的崛起	五代十國時期的經濟情況	十國的興亡	後周始末	後漢始末	後晉始末

第三〇七章 中晚唐時期的內外形勢

一、藩鎮割據

藩鎮，又名方鎮，是指鎮守一方的節度使而言。藩鎮在安史亂前，已經形成，安祿山便是憑藉他范陽、平盧、河東三鎮之地起兵的。這個動亂，延續了七八年之久，歷玄宗、肅宗、代宗祖孫三代。安史亂後，動亂雖然平息，而安祿山、史思明的餘黨並沒有徹底清除，也就是安史的殘餘勢力，依然存在。安史舊將，如李懷仙、張忠志、田承嗣、薛嵩，都成為大皇帝國的節度使，各挾其原有建制，土地與兵馬，盤據一方，成為唐朝歷史上連兵不已的藩鎮。

安史之亂紛擾得最厲害的地區，在亂後仍然掌握在安史舊將手中，所謂河朔三鎮的幽州鎮、成德鎮、魏博鎮，便是由史朝義的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恒陽節度使張忠志、睢陽節度使田承嗣分領之。據歷史上說，這些降將，而一一加以重用，是副元帥僕固懷恩父子的主張。僕固懷恩是鐵勒族，雖在唐朝效力，終懷異心，討平史

思明父子後，凡屬賊軍降將，他都一一表請就地擔任節度使，保存他們的原有實力，成為中原時期最強大的藩鎮勢力。

現在先說說河朔（河北）三鎮：

一、幽州鎮，亦稱盧龍鎮，也就是原來的范陽節度地區，管轄幽（北京）、涿（河北省涿縣）、營（遼寧省朝陽市）、薊（河北省薊縣）、嬀（河北省懷來縣）、檀（河北省密雲縣）、平（河北省盧龍縣）、莫（河北省雄縣）、瀛（河北省河間縣）等九州之地，以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

二、成德鎮，亦名鎮冀鎮，管轄恒（河北省正定縣）、定（河北省定縣）、易（河北省易縣）、深（河北省深縣）、冀（河北省冀縣）、趙（河北省趙縣）等六州，以李寶臣（張忠志投降後，賜姓李，名寶臣）為成德節度使。

三、魏博鎮，管轄魏（河北省大名縣）、博（山東省聊城鎮）、貝（河北省清河縣）、相（河南省湯陰縣）、衛（河南

省汲縣）、磁（河北省磁縣）、洛（河北省邯鄲市）等七州，以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本來相、衛兩州，另為一鎮，由薛嵩任相衛節度使，後為田承嗣所併）。

以上是安史舊將所統轄的河朔三鎮。

還有侯希逸割據淄、青（舊平盧節度地區，轄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等十二州），程日華割據橫海（轄滄、景、德、棣四州），劉玄佐割據宣武（轄汴、宋、穎、亳四州），李希烈割據彰義（即淮蔡鎮，又名淮西，轄申、光、隨、蔡四州），劉悟割據澤潞（即昭義鎮，轄澤、潞二州）。他們這些藩鎮，既有土地，又有人民，既有兵甲，又有財賦，是十足的一個獨立小王國。他們對中央政府，是「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他們的職位是父子相傳，兄弟相襲，或者是部將擁戴，唐帝國的中央政府，對他們毫無辦法。只有事後承認，追封他們官爵。這些藩鎮在自己的轄地上營田、屯田，同時又兼併土地，成為大莊園主。他們

轄地內的稅收，全不解交中央，而是據爲己有。他們對軍隊的擴充，將吏的更易，也完全依照自己意思，愛擴充多少，就擴充多少，愛用誰就用誰，朝廷是無如之何。因而形成了「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凶戾者，強買豪奪，踰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如同兒戲。」就連僅握有同、華二州（陝西省大荔縣、華縣）的節度使周智光，都能大言說：「此去長安百八十里，吾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至於挾天子定諸侯，惟吾能之。」甚至討平安史的中興名臣李光弼，在節度徐州時，也想收江淮租賦爲己有。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況這些藩鎮都是些大大小小的軍閥，大者擁十數萬兵，小者亦擁四五萬兵，割據一方，爭地盤，奪權利，互相廝殺，互相吞併。到了與中央政府的利害關係不能解決時，就公然背叛，造起反來。以至兵連禍結，從中唐到晚唐，直至唐皇朝的總崩潰，進入五代時，藩鎮之禍的餘燼還在那裏燃燒着。

二、宦官弄權

宦官也就是太監，他們的得勢，是自

肅宗時的李輔國起，雖然玄宗時代的高力士，權力亦不弱，四方奏事的文表，高力士先看了才轉進玄宗。如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高仙芝這些決定唐帝國命運的將相，史稱亦多是高力士的經手，才取得其位的。肅宗爲太子時，呼高力士爲二哥，諸王、公主呼高力士爲阿翁，駙馬輩呼高力士爲阿爺了。縱使如此，但高力士在玄宗面前，還是以老奴的身份侍奉。玄宗奔蜀，他一直隨侍在側，同去同歸。玄宗回長安，居於興慶宮，李輔國偏要玄宗移居西內，稱兵露刃劫持，嚇得玄宗幾乎從御榻上滾下地，高力士叱李輔國不得對上皇無禮，因而開罪了李輔國，被流配巫州（四川省巫山縣）。未到兩年，玄宗就死了（年七十八歲），高力士開耗，號慟嘔血而死。所以高力士於玄宗，始終盡以家臣之禮。李輔國對肅宗就不是這樣了。玄宗曾說過：「吾兒爲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當肅宗在靈武時，李輔國初爲殿中監，後兼太僕卿，與張皇后勾結在一起，充任元帥府行軍司馬，侍直幃幄，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晨夕軍號，完全掌握在他的手裏。等到還都長安，又專掌禁兵，制敕必經李輔國畫行才發出，宰相百司，凡有奏事，俱稟由李輔國轉奏，常於軟臺門決天下事，事無大小，輔

國口爲制敕，寫付施行。宰相李岷在肅宗面前說李輔國專權亂政，事爲李輔國所知，連肅宗也庇護不住李岷，當被貶爲蜀州刺史。凡是開罪李輔國的人，都不能在朝堂立足。肅宗想到西內看看父親玄宗，也因李輔國與張皇后的關係，不敢去，只得暗自流淚。李輔國竟對肅宗說：「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他已把肅宗當成一個活死人，什麼事也不讓他管了。太上皇玄宗死了不久，肅宗也跟着父親去了。太子李豫（即廣平王李俶）即位，是爲代宗，竟稱李輔國爲尚父。李輔國死後，追贈太傅。另一個宦官程元振又起來代替了李輔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權自恣，人民之甚於李輔國。代宗李豫以後，代代皇帝都有宦官專權弄政，他們猖狂到可以隨意的殺皇帝，廢立皇帝。從憲宗李純以下，幾乎代代皇帝，都出於宦官之手，只有最末一個亡國皇帝哀帝（即昭宣帝）李祝除外。晚唐九帝，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有七個係宦官所立。宦官陳弘志、王守澄等殺了憲宗李純，即立李恒爲穆宗。後來宦官王守澄等立李昂爲文宗，宦官仇士良等立李炎爲武宗，宦官馬元贇等立李怡爲宣宗，宦官王宗實等立李漼爲懿宗，宦官劉行深等立李儂爲僖宗，

宦官楊復恭等立李晔為昭宗。皇帝已成宦官手中的傀儡，較之東漢末年的宦官專權弄政，有過之無不及。他們自稱為定策國老，視天子為門生。皇帝的心情，正如李昆自己的詩說：「盤路生秋艸，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中晚唐的宦官，不僅操縱着政治，也掌握着軍事。當然，宦官掌握軍權，在盛唐玄宗時期已見，如宦官邊令誠，監封常清、高仙芝軍，竟有權殺了兩員大將。九節度使圍安慶緒於鄴城，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實際上也就是統帥，不過所發生的作用，是破壞多於建設，鄴城之敗，多少受魚朝恩的牽制，這是不能諱言的。德宗以後，宦官典掌禁軍、神策軍，確定了制度。為什麼皇帝這樣信託宦官，而把中央宿衛的軍權，都交給宦官呢？因為宦官是皇帝的家臣，成天跟在自己身邊，比較可靠，不比那些武臣，稍不如意就造起反來。德宗在遭遇「涇原兵變」後，怕極了，所以才有宦官典掌禁軍的制度成立。

宦官不僅弄權，而且貪貨，他們侵奪土地，霸佔民田，所謂「甲第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宦官）所名者，半京畿矣。」他們在買賣人身上，也強取豪奪，值一千錢的東西，他們要以一百錢買了去，稱之為「宮市」。給錢已經是好的了，有

些一錢不給買東西，買了以後，要你送去，還得向你討「門戶錢」，「腳價銀」（搬運費）。有一個農夫，用驢馱柴，到長安市上賣，小太監買了他的柴，給了兩尺絹，命農夫用驢將柴送進宮去，農夫流着淚，把絹還給小太監說：「絹不要了，可以免我送柴入宮嗎？」小太監說：「老實和你講，你的驢，我也要的。」農夫說：「我有父母妻子，靠着這隻驢吃飯。我不要你的錢，把柴送給你，你還要我的驢，那我只有死了。」小太監仍不答應，兩下爭執起來，農夫打了小太監，驚動了官府，斥責了小太監，賞給農夫十四絹。然而這種「宮市」並不因此而有所改變（事見《舊唐書·張建封傳》）。

此外，宦官為禍民間的事蹟頗多，一些小宦官，到飯館裏吃飯，大吃大喝之後，嘴一抹就走，這已經是上上大吉。有些吃完之後還有餘波。《舊唐書·裴度傳》載，宣徽院五坊小使等宦官，每秋到京郊放鷹犬，向老百姓訛詐，老百姓見到他們，如同見到強盜。他們有的把網張在人家門口，不准人進出，有的把網張在人家井口，不准人汲水，如要將網撤去，拿錢來。他們到飯館吃飯，狂飲飽食之後，不給錢自不必說，還留下一筐蛇，把飯館掌櫃的叫來：「這筐蛇是用它捉鳥雀供奉皇帝的，你要好好的飼養，如有走失、死亡、傷病，你全部負責。」掌櫃的磕頭作揖，賠錢送禮，小太監才肯把蛇帶走。至於奉差外出的內侍，他們是公然的強盜，路上見到牲口，拉了就走，民間對之莫可如何。從大太監的弄權專政，到小太監的擾害黎民，一直至李唐帝國滅亡，宦官之禍，才隨之而息滅。

三、兩稅法的推行

兩稅法是在租庸調的稅制崩潰後，由宰相楊炎提出來，頒佈施行的。租庸調的稅制，是附屬於均田制的法則，均田制崩潰，租庸調稅制，自亦隨之而崩潰。租庸調法是唐高祖武德七年（西元六二四年）訂立的，男丁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各隨土宜，出絹若綾若絁共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士，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丁歲役二旬，如欲免役，則收其庸，每日折絹三尺，謂之庸。以上便是初唐頒行的租庸調稅法的内容。但在均田制崩潰，兩稅法未出之間，是採用的「量產定賦」，「以畝定稅」的過渡辦法。到了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西元七八〇年），宰相楊炎提出了兩稅法

。據〔舊唐書·楊炎傳〕所載：「開元中，不爲版籍，人戶寢溢，隄防不禁，丁口轉死，非舊名矣；田畝移換，非舊額矣，貧富陞降，非舊第矣；戶部徒以空文總其故事，蓋非得當時之實。至德（肅宗年號）以後，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飢、癘，徵求運輸，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二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歛之司數四，而莫相統攝。於是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猾吏，因緣爲姦，或公託進獻，私爲臧盜者，動萬萬計。河南、山東、荆襄、劍南有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吏職之名，隨人署置，俸給厚薄，由其增損。故科歛之名數百，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漚膏血，鬻親愛，旬輸月送無休息。吏因其苛，蠶食於人。凡富人多丁者，率爲官，爲僧，以色役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十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矣。」從上面的記載中，我們看出，賴以徵收租庸調的基礎，已經沒有了，朝廷的收入，當然大大的減低，成爲入不敷出。所以楊炎就適時的提出兩稅法

。兩稅法的內容是：「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歛，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之一，度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役悉省，兩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西元七七九年，大曆是代宗李豫最末一個年號）墾田之數爲準而均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其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因此，兩稅有人以夏稅、秋稅每年分兩次徵收，故名。但亦有人以兩稅爲地稅與戶稅，迄今仍無定論，但依〔唐會要〕，則宜於每年分兩度徵收爲兩稅也。



兩稅法初行時，所謂「天下使之，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歛而徵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貪吏不誠而奸無所取。自是輕重之權，始於朝廷。」因爲兩稅法本身具有優點的，按資產、等第、貧富來徵稅，比以前的租庸調，在失去土地時仍要收租那些不合理的情況要實際得多。而民間由於兩稅法施行後，以前那些巧立名目

徵收的一切雜稅都隨着租庸調，一併免除了，負擔上感到減輕。在政府方面，兩稅法的主要戶稅與地稅，不論什麼皇親國戚，一律都要交稅，不交稅就是違法。並向過去隱藏戶口，包庇浮戶、客戶的豪強挑戰，挖出了不少的逃稅戶，使得政府的收入，大爲增加。不過兩稅法本身也有其缺點，正如反對兩稅法最力的陸贄所說：「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同時以貧富爲等第收稅，陸贄說：「有藏於櫥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園園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落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這也是說的實話。兩稅法既有如上的根本流弊，並且行法的日子一長，則諸弊叢生，規定免除的一切雜稅，又逐漸的冒出來了，再加物賤錢貴，政府是要以錢交稅的，便如陸贄所說，當年一疋布的價錢就可交了稅，後來要兩疋多布才能交上稅，這就無形中增加了一倍以上的負擔。白居易也說過：「當歲豐，則賤價半糶不足以充糶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如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墾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後

來弄到一應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叫見錢茶鹽綾絹等，一物以上並稅」，「通津達道者稅之，時蔬藝菓者稅之，死亡者稅之。」連死了人都要上稅，其稅斂之苛，於此可見。終至於藩鎮連兵之後，爆發了王仙芝、黃巢的大起事，給大唐帝國送了終。

四、四鎮之亂

四鎮是指魏博節度使田悅，成德節度使李惟岳，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及其子李納，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而言。這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已死，其子李惟岳欲繼父職，由魏博節度使田悅（田承嗣的姪兒，這時承嗣已死）代請德宗，加以任命，德宗不准。當年田悅繼承其伯父田承嗣的職位，是李寶臣呈請唐代宗批准的，如今田悅奏請唐德宗批准李惟岳子承父職，德宗不批准，一向專擅獨行的田悅，碰了這樣一個大釘子，極為羞憤，便聯絡了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與李惟岳稱兵造反。

當時朝廷中也有人進諫德宗說：「李惟岳已經據有他父親的基業，何不承認既成事實，而要激起叛亂呢？」德宗說：「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曩日從其所欲而任命之，

禍亂益甚，是爵命不足以遏亂，適足以助亂也。李惟岳果有亂心，從之亦亂，不從亦亂。」故李惟岳、田悅、李正己與李納父子、梁崇義的「四鎮之亂」，終於起來了。

四鎮既叛，德宗採用了以毒攻毒的辦法，命幽州節度使朱滔討李惟岳，河東節度使馬燧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討田悅，宣武節度使劉洽討李正己，淮西節度使李希烈討梁崇義。時內自關中，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皆出兵。而李正己扼徐州，梁崇義阻襄陽，官軍的運路皆絕，人心震恐。適逢李正己病死，其子李納奏請襲父位，德宗仍不許，李納更與田悅、李惟岳結合起來，加強其反抗唐室了。

四鎮中，李惟岳、田悅、李納的三鎮是在今河北省、山東省，地區是聯繫在一起的。梁崇義的地區，則在今之河南省西部，湖北省東部，所以首先是梁崇義被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打垮，崇義投井自殺，這一鎮是鎮壓下去了。

李惟岳部下的兵馬使王武俊與惟岳不和，武俊的謀士勸他反正，可以轉禍爲福，於是，王武俊用計擒獲了李惟岳，縊殺之。德宗以王武俊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

這時田悅被馬燧、李抱真圍破於魏州，李納被劉洽諸軍扼困於濮州，朝廷謂天下不日可平。

但王武俊擒殺李惟岳，功勞很大，自以爲即使不獲代替李惟岳爲成德節度使，亦不至派他做一個都團練使，因而生怨。適田悅又派使者見幽州節度使朱滔說：「司徒（指朱滔）奉詔討李惟岳，旬朔之間，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指王武俊）因司徒勝勢，得以梟惟岳之首，此皆司徒之功也。天子下明詔，令司徒得惟岳城邑，皆隸本鎮，今乃割深州以與日知（朝廷曾以李惟岳降將康日知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是自棄其信也。且今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將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焉。若魏存，燕趙無患，然則司徒果有意矜魏博之危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一番話說動了幽州節度使朱滔，朱滔亦有反意。同時田悅又派人說服王武俊，與朱滔三鎮聯兵以自救，武俊從之。田悅所以能說動朱滔，主要是當時各鎮將都是各有各的打算，且彼此不和，如馬燧與李抱真，就是不能合作的。而朝中又是奸相盧杞用事，忠直之人盡被驅出朝外，因之邊臣也感不安，朱滔這位奉天

子明詔討賊的大帥，忽又與賊連同一氣，稱兵反抗天子了。

田悅感朱滔扶危濟困，與王武俊擬共尊爲主，以臣禮事之，朱滔未敢接受，他提議約李納一同併稱四國，朱滔自稱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共推朱滔爲盟主，共同反唐，於是新的四鎮之亂又起來了。

五、淮西之叛

新四鎮之亂還未削平，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又造了反。李希烈本爲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的族子，供職左廂都虞候，以忠臣殘暴，不得人心，希烈乘衆心怨怒時，逐李忠臣而爲蔡州刺史、淮西留後，不久就做了節度使。

當李希烈破滅梁崇義後，即據襄陽爲己有，很想白兼山南東道節度使，可是朝廷另派了個李承充任，李希烈遂大掠襄陽而同淮西。

德宗命李希烈削平梁崇義後，即進兵討李納，而李希烈不但不討李納，反與李納深深的結納，相約共取汴州。時新四鎮已各自稱王，李希烈與冀王朱滔信使往還，不絕於路，這位也想稱王過過癮的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正式的背叛了唐帝國。

李希烈叛變，長安震動，德宗問計於盧杞，盧杞既排除了宰相楊炎而獨攬朝政，又忌太子太師顏真卿在朝，欲出之於外，便對德宗說：「希烈年少，恃功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順逆，希烈必革面洗心，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元老，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者也。」德宗聽盧杞的話，派顏真卿到淮西，說服李希烈。詔書頒下時，朝士俱失色，以爲真卿此去必無生理。但真卿絕不爲意，並留書給他的兒子訣別，即往許州，向李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人，環繞謾罵，並拔刀相向，有割而食之之勢，真卿神色不動，李希烈即斥諸養子退，館遇真卿如上賓。但這是一種軟禁的手段，不放他還朝。

李希烈叛變後，其勢最強，故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俱遣使上表，勸李希烈稱帝，使者拜舞於庭前說：「朝廷誅滅功臣，失信天下，都統（指李希烈）英武白天下，功烈蓋世，應亟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所歸。」希烈請顏真卿來見使者，並說：「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太師（指顏真卿）觀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說：「此乃四凶，何謂四王？相公（指李希烈）不

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滅族邪？」希烈命扶真卿出。他日又請其與四使者同宴，四使說：「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說：「什麼叫做宰相？你們知道有個罵安祿山而死的顏杲卿嗎？他就是我的哥哥，我年已八十，只知守節而死，豈能受你們利誘威脅？」四使不敢再說話。希烈命人掘坑要活埋顏真卿，真卿對希烈說：「我生死已定，你何必如此，賜一劍足矣，豈不亦快公心事邪？」希烈謝之，仍館真卿於驛中。

德宗因顏真卿不能說服李希烈解甲歸朝，即命哥舒翰的兒子，左龍武大將軍哥舒曜爲東都、汝州節度使，率領鳳翔、邠寧、涇原、奉天行營兵進討李希烈。不久，又命河陽都統李勉爲淮西招討使，哥舒曜爲之副。同時命宣武節度使劉洽爲淄青招討使，進剿李納，並應付田悅與朱滔。唐軍與叛軍，便在今之河南、山東、河北三角地區展開拉鋸戰，你來我去，連兵暴骨。李抱真遣使欲說降王武俊，武俊要德宗下詔赦諸鎮之罪，他說：「僕胡人也，爲將尚知愛百姓，況天子豈專以殺人爲事乎？僕不憚歸國，但已與諸鎮結盟，胡人



△顏真卿像

性直，不欲使曲在己，天子誠能下詔赦諸鎮之罪，僕當首唱從化，諸鎮有不從者，請奉辭伐之。如此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同列，不過五旬，河朔可定矣。」從此王武俊便依違兩可，一面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信使往還，一面仍與朱滔相結合。

這時李希烈圍哥舒曜於襄城，德宗詔李勉率兵救之。李勉因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許州空虛，如襲許州，襄城之圍自解。奏請德宗，德宗不許，致使出擊許州的官軍撤回，反被李希烈邀擊，殺得大敗，不僅襄城之圍未能解，連汴州（河南省開封市）也吃緊了，德宗徵調涇原諸道兵馬救襄城，就在這時，又發生使德宗播遷的涇原兵變。

六、涇原兵變

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奉詔，領五千兵馬，從涇原（甘肅省涇川、鎮原、固原、海原等縣俱屬之）到長安，軍士們冒着大雨，受着寒風，以為到京城必有厚賜，誰知犒師時，僅是糲食菜飯，又不够吃，軍士大怒，踢翻了飯筐菜盆說：「我們到戰場上去拼命，連犒師的飯都吃不飽，所為何來？聽說長安城內有瓊林、大盈兩庫，金銀滿溢，為什麼不犒賞我們，既不犒賞，我們就自己去取！」於是張旗打鼓，轟湧

入城。姚令言本人尚在禁中時見，聞警立即出城阻止，哪裏能阻止得住，亂兵以箭射令言，令言抱着馬鬃突入亂兵中大叫：「你們是什麼打算？比去東征立功，何愁沒有富貴？你們這樣做，豈不要滅族嗎？」亂兵不聽，終於進了城。城中百姓大懼，狼狽駭走。亂兵大呼說：「你們別怕，從此你們不必除陌錢和間架稅了。」（間架稅是唐德宗時所行的一種稅法，每屋兩架為之一間，上屋稅錢兩千，中屋一千，下屋五百。誰敢藏匿一間屋，打六十棍，出首藏屋者賞五十緡錢。除陌錢是公私買賣及給與，每緡須付官家五十錢，如果是以物易物，就估價納錢，誰敢隱匿錢數，打六十棍，罰錢二千，出首隱匿者賞錢十緡，不管是否除陌隱匿或間架藏屋，出首人所得賞金，俱由坐事之家出，因而愁怨之聲，盈於遠近。）故小民爭出聚觀。德宗聞變，急召禁兵抵禦，竟無一人至者。亂兵斬關入闕，德宗即率妃嬪、太子、諸王、公主白苑北門倉皇逃出，不及從行的後宮、諸王、公主有十之七八。而扈從德宗的僅百餘人。出城後，始得郭子儀的兒子司農卿郭曙領部曲數十人及右龍武軍使令狐建率麾下四百人從之，夜深到達咸陽。由於德宗是倉猝逃走，長安百官不知皇帝到哪儿去了，驚慌失措。宰相盧杞、京兆

尹士翊、御史大夫于忠、翰林學士陸贄追至咸陽，始與德宗見面。時亂兵入宮，登含元殿大呼：「皇帝逃走了，我們可以自求富貴。」遂歡呼爭入府庫運金帛，力竭而後止。小民也乘機進宮盜庫物，出而復入，通宵不絕。其不能入宮者，就在街巷中搶劫起來。姚令言對亂兵說：「這樣下去，終非了局。如今朱太尉開居私第，我們不如擁護他出來。」上，諸君以為如何？一亂兵同聲應諾。

這位朱太尉是誰呢？就是幽州節度使朱滔的哥哥，前盧龍、隴右、涇原節度使朱泚。朱泚原為幽州節度使，後內調入京，即以朱滔繼幽州節度使之職，朱滔造反時，曾使人報朱泚，要求同反。使者及蠟書被河東節度使馬燧所獲，獻於長安，德宗以朱泚不知其事，並未加罪，但留朱泚於長安私第，賜名園、映田、錦綵、金銀甚厚，以安其心。其節度使、太尉、中書令如故，朱泚的兵馬，則命他人接管。事實上，朱泚是被軟禁起來了。

朱泚被軟禁，心中自然怨恨，而涇原兵變，擁護他出來領導，是正中下懷。一些失意的政客，也聞風興起，相與推立朱泚。時德宗已至奉天（陝西省乾縣），有人言朱泚被亂兵擁立，且來攻城，宜修戰備。盧杞切齒說：「朱泚忠貞，羣臣莫及



△唐德宗像

卿除珍，當與卿會於洛陽。」朱泚奉書後，舞蹈再拜。這兩個弟兄，一在北，一在西，相與聲援。就在這時，李希烈也打下了襄城，哥舒曜退往洛陽。

朱泚既稱帝，朱滔是作亂定了的。李希烈兵強，見朱泚稱帝，也不甘自落後，田悅亦無悔禍之意，只有王武俊，受李抱真的影響，意志動搖。李抱真又遣使對王武俊說：「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況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滔自爲盟主以來，輕蔑同列。河朔古無異國，冀乃大夫（指王武俊）之封域也，今滔稱冀王，又西倚其兄，北引回紇，其志欲盡吞河朔而三之，大夫雖欲爲之臣，不可得矣。且大夫雄勇善戰，非滔之比。又本以忠義，手誅叛臣（指殺李惟岳），當時宰相處置失宜（言僅命王武俊爲團練觀察使），爲滔所誑，故蹉跌至此。不若與昭義（指李抱真）併力取滔，其勢必獲。滔既亡則泚自破矣，此不世之功，轉禍爲福之道也。今諸道幅湊攻泚，不日當平，天下已定，大夫乃悔而歸國，則已晚矣。」這時王武俊與朱滔面和心不和，經李抱真的使者賈林這樣一說，乃奮袂而起說：「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豈能臣此田舍兒乎？」遂與李抱真、馬燧相約結爲兄弟，共圖朱泚。但

，作何言其從亂，傷大臣之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德宗亦以爲然。

，朱泚在長安即皇帝位，建國號曰大秦，改元應天。以姚令言爲侍中，關內元帥

，以源休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立其弟朱滔爲皇太弟，殺唐室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遣使下書對朱滔說：「三秦之地，指日克平，大河之北，委



△陸贄像

他表面上還是以朱滔為盟主，並賀朱泚稱帝。

朱泚攻奉天，經月未下，城中無食，德宗欲派一健卒到城外探一探賊軍虛實，其人以城外苦寒，求賜一條襦袴，德宗命人遍覓而不得。時供御的膳食，只有粗糲之米二斛。每於賊兵休息時，黑夜縫人於城外，采野菜進之。德宗召公卿將吏說：「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等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頓首流淚，願盡死力。故奉天雖飢寒，將士均用力，得以固守。

朱滔遣使與田悅相約共取大梁（開封），田悅心雖不願，但不忍絕，與謀士共議，都認為朱滔是個寡恩斷義的人，不可以為援。而王武俊也遣使來勸說田悅，共同歸唐。於是田悅表面上敷衍朱滔，暗地已與王武俊結合在一起。

李希烈攻陷大梁，德宗既憂懼於近在咫尺的朱泚，復震恐於遠在關東的李希烈與朱滔等四王。陸贄上書請德宗改元赦天下，引咎自責，德宗從之。遂改元為興元元年（西元七八六年），下制赦天下說：

「朕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或一日屢交鋒刃，

或連年不解甲胃，祀廢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杆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知，人怨於下，而朕不痛。馴致亂階，變與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覲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勲舊，各守藩籬。朕撫馭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並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泚雖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勲，務在弘貸，如能効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之前，去逆効順，並散歸本道本軍者，並從赦例。諸軍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檣鐵之類，悉宜停罷。一赦下，人心大悅。朱泚更加牽制不住田悅了，於是翻了臉。

李希烈自取得大梁後，自恃兵強財富，對德宗的赦書，並未放在心上，而且進一步也自稱起皇帝來了，國號曰大楚，改

元武成，置百官。他打算西取鄂州（湖北省武昌市），南下江都（江蘇省揚州市），由於行軍吃了敗仗，才未敢進窺江淮。

德宗貶了盧杞，用李晟為將，規復長安。雖然德宗經李懷光之叛，棄奉天，走梁州（即漢中，今陝西省南鄭縣），但長安終於在李晟的督戰下克復了。朱泚、姚令言率餘衆萬人，逃回涇州（甘肅省涇川縣），當至涇州時，只贖百餘騎。涇州守將田希鑒不納，朱泚說：「汝之節，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命焚其門。田希鑒投節於火中說：「還汝之節。」朱泚之衆無路可歸，皆哭。泚卒遂殺姚令言降於田希鑒。朱泚率幽州親兵及宗族、賓客奔寧州（甘肅省寧縣）。途中其將梁庭芬射朱泚墜坑，殺之回涇州降唐。德宗也從梁州回到長安，以李晟為師徒中書令，兼鳳翔、隴右節度使，及四鎮北庭涇原行營副元帥，進爵西平王。

時王武俊、田悅、李納俱去王號，接受唐德宗的任命，王武俊同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武俊謙辭幽州，遂改命為成德節度使。田悅為魏博節度使。李納為平盧節度使。會朱泚病死，將士擁前涇州刺史劉怱知軍事，德宗為了俯順輿情，即任命劉怱為幽州節度使。

李希烈這個大楚皇帝的命運，也江河

口下，所戰多不利。他的大將杜文朝在襄州被唐軍擒獲。攻鄭州，又被唐軍擊破。兵勢日蹙，湊巧有病，他部下另一大將陳仙奇，使醫生毒死了李希烈，並悉誅李希烈的兄弟妻子，舉軍降唐，德宗遂任命陳仙奇為淮西節度使。

到這時候，四鎮之亂，淮西之叛，涇原兵變這三個連貫性的大變亂，才次第結束，「通鑑紀事本末」把這三項事寫下一章書，名「藩鎮連兵」，詳紀其事。

七、吳元濟之亂

德宗貞元二年（西元七八六年），淮西兵馬使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為留後。吳少誠是李希烈的寵將，故殺仙奇為舊主報仇。德宗為了安撫吳少誠，即命其為申光隨蔡兵馬留後，不久又任命他為淮西節度使。

吳少誠雖然獲得唐皇朝任命為節度使，奄有淮西之地，但他還是不安分。從貞元十四年（西元七九八年）起，他就開始叛亂，掠壽州、霍山、唐州、許州，經過四五年的紛擾，朝廷又向吳少誠招安，給他署以宰相銜，亂事這才平息。吳少誠旋病死，少誠的從弟吳少陽（其實並非同宗，僅因少誠寵愛吳少陽，任以為將，名為從弟），殺少誠之子吳元慶，自為留後。

憲宗李純元和六年（西元八二一年），朝廷正式任命吳少陽爲淮西節度使。吳少陽也是野心勃勃，他在蔡州（河南省汝南縣，是當時淮西首府）招兵買馬，聚草囤糧，也想造反，但未來得及揭叛旗就得病死了。他的兒子蔡州刺史吳元濟，隱匿父喪不報，接着就掠魯山、襄城、屠武陽、焚葉（上列各地，均在今河南省汝南縣附近之西北），關東震駭。朝廷下詔免吳元濟官爵，以嚴經爲中光祿招撫使，督十六道兵馬，進討吳元濟，時在元和十年（西元八一五年）。

嚴經討吳元濟不利，接着由忠武節度使李光顏、鄂岳觀察使柳公綽分兵討之，但亦久而無功。時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李納的兒子）陰助吳元濟，招募東都惡少年數百人，劫都市，焚宮闕，燒毀官軍儲糧二萬餘斛，錢帛三十餘萬緡疋。故一時盜賊蜂起，人情惶懼，朝廷文武，多請對淮西罷兵。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書，力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必。他主張發動陳、許、安、唐、汝、壽等州各地民兵，要重視老百姓的力量。他說：「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鬥，識賊深淺，猶有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招募，立可成軍。」憲宗猶疑不決。時御史中丞裴度說：「臣

觀吳元濟已勢窮力竭，其所以未即投降，是因朝廷諸將不肯併力追之。臣如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而破賊矣。」憲宗大喜，以裴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韓愈爲行軍司馬判官書記，討伐淮西。

時李愬爲唐隨節度使，在淮西前線。李愬有將才，知人善用，他曾活捉了吳元濟的捉生將丁士良，親解其縛，而後用之。丁士良就給李愬擒了淮西大將吳秀琳的謀主陳光洽，使吳秀琳不戰而降。李愬厚待吳秀琳，欲與之謀取蔡州。秀琳說：「公取蔡州，非李祐不可，如秀琳者，無能爲也。」李祐是淮西有勇略的騎將，官軍的勁敵。李愬以計生擒了李祐，將士以李祐殺死過無數的官軍，爭請殺李祐報仇，李愬不聽，解縛待以客禮，引入密室，共商取蔡州之策。然而將士不諒，議論紛紛，多說李祐非真降，必爲內變。李愬恐誘言入於朝廷，故將李祐械送長安，候旨定奪。他却先具密奏，說若殺李祐，則永不能取得蔡州，更不足平復吳元濟矣。憲宗遂赦李祐，送之還軍。李愬見李祐，喜執其手說：「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即命令李祐爲散兵馬使，佩刀巡營，出人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通宵達旦，有於帳外竊聽者，但聞李祐感泣之聲。

李愬奏請李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敢窩藏賊軍間諜者，屠殺全家。李愬廢除了舊軍令，使窩藏家厚待賊諜。因而賊諜反以賊情告知李愬，愬盡得吳元濟之虛實。

會裴度至淮西，李愬便將李祐破蔡州之計告裴度。李愬這時命李祐領三千突擊兵爲前鋒，自與監軍領三千兵爲中軍，再命大將李進誠領三千兵爲後隊。軍令發出，軍士不知何往，李愬說：「但向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吳元濟的戍卒。略事休整，復夜間引兵東走。諸將問：「到何處去？」李愬說：「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大驚失色！監軍哭着說：「果然中了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俱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東行的道路，官軍皆未走過，人人以爲必死，然畏懼李愬之威，不敢違。夜半雪下得更大，片片鵝毛，滿天飛舞。行七十里，至蔡州，近城有鵝鴨池，李愬命驚擾鵝鴨，發出一遍呱呱聲，以與軍行之聲相混。

自德宗貞元年間（西元七八五年起）吳少誠抗命，至憲宗元和十二年（西元八一七年），李愬雪夜取蔡州之口，官軍不至蔡州城下已三十餘年，故蔡州毫無防備。吳元濟的精兵，皆在四境，城中俱爲老

蔡人直露



△近人·馬駘·雪夜入蔡

弱殘兵，爲數又極少，李愬兵臨城下，無一人知者。時正四更天氣，雪愈下愈大，李祐率壯士登城，守門的戍卒正在熟睡，盡殺之，僅留下擊柝打更的人，使其擊柝如故。遂開門引兵入，進內城，城裏家家都在關門睡覺，到雞鳴雪止，李愬已進駐吳元濟的外宅。元濟還在高臥中，侍者報稱：「官軍至矣。」元濟在牀上躺着說：

「想是俘虜的囚徒爲盜，天明就可以殺光了。」侍者又稱：「城已陷落。」元濟說：「大概是我自己的兵，從前線回來，向我索寒衣吧？」披衣而起，進至廳中，已聽到牙城外李愬的號令聲，這才慌張的率領左右登牙城（主將所居的府宅，以城垣圍之，稱牙城）拒戰。李愬派李進誠攻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其器械，燒其南

門，城上箭如蝟毛。至飯時，城壞，吳元濟於城上請降。李愬以檻車送吳元濟至長安，斬之。裴度表請李愬爲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李祐爲神武將軍，知軍事。裴度亦進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淮西吳元濟之亂，至此始平。韓愈曾寫了一篇有名的「平淮西碑」，以紀其功。